

# 周末 中国精英 全球视角 MODERN WEEKLY 画报

STYLE



时装，

有张勇敢的脸

1. Ronan & Erwan Bouroullec  
与电器巨头三星合作推出的新款电视  
“Serif”被认为是今年最具革新意义的  
产品

# Ronan & Erwan Bouroullec 电视机的 坚持与改变

Ronan&Erwan Bouroullec就是法国人常说的“touche-à-tout”——多面手。他们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去尝试。两人的作品涵盖大规模生产的椅子、沙发、珠宝、聚丙烯花瓶、组合式厨房和博物馆展览，现在，还包括与电器巨头三星合作设计的新款电视机 Serif。这个项目历时三年才逐渐浮出水面。据说为了了解电子制作工序，兄弟俩还被迫成了电视机杀手。等到他们有足够地自信推出自己的电视，毫无意外，这台产品掀起了电视机行业前所未有的革命。

在秋日午后的巴黎，假借他们受 Emerige 委托设计的位于巴黎杜乐丽花园里的亭子揭幕之际，Bouroullec 兄弟向我展示了新款电视机 Serif，我们讨论了电视机行业最近几年的变化，也谈到他们这一年的设计感想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在这次合作之前，Erwan 自己甚至不拥有电视机。

撰文—Maia Morgenszter 图片提供—Ronan & Erwan Bouroullec 编辑—Haina Lv  
翻译—Shirley Tang 设计—Tiffany



MM：两位以设计家具名扬天下。为三星设计的“Serif”电视，是你们第一次涉足电器领域，请谈谈这个项目是怎么来的？

EB：三星一开始是来询问我们有什么关于电视机的点子，而不是成品。他们当时在为产品咨询局外人的观点。你知道，当你专注于某个领域，你有时可能会受困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他们在寻找拥有其它设计文化、形式和用途另有见解的人。

RB：他们起初没有说太多。直到有一天，三星的开场白是：“你们愿意为我们设计新电视吗？”然后很快，一切就发生了。

MM：你们曾经与许多不同的公司合作，有Kvadrat、Ligne Roset、Vitra这样的大生产国际品牌，也和Galerie Kreo画廊这样只合作限量版产品的对象合作，如“Perles”项链”。每一次，你们都需要让作品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。这次合作，据说是三星视频显示设计团队主管YunJe Kang找上你们的，原本的任务简报是怎样的？

EB：他们从来没有给过任务简报。我们请三星送来一些屏幕，供我们手工拆解并重组，以便了解这类机器的工作原理。显然他们希望借助我们的本能行为，让我们试着犯一些初学者常犯的错误，从而发现他们永远不会想到的点子和思路。然后我们一起查看并讨论我们的错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某些时候看



2. 两人的设计草图画了数不胜数,在反复讨论中,最终灵感慢慢呈现  
3. 三星公司送来了许多屏幕,被他们一次次手工拆解并重组 4、5. 在工作室里,他们与团队成员从底座开始设

计,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让电视能直接放在地板上或某件家具上方,而不是只能挂在墙上 6. 电视机的制作过程对他们而言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



2



3



4



5



6

**我不认为“Serif”是一座雕塑,它是常规家庭用品。它可能给人奇特或古怪的感觉,因为它是全新的,我们想做的并不是普通支架上的屏幕。**

起来是有点像任务简报。但说实话,任务简报在我们的世界里有点过时了。它已不再存在了。

RB: 通常大公司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,去确定品牌推广、外形或感觉的方向。然后这通常在数十年里会成为该行业的规范。听说三星对我们感兴趣,我们一开始犹豫了,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合理地,甚至是有能力带来新的东西。我们在慢慢地融入这场游戏,明确与电视机有关的基本问题:在何处以及如何展示它,它的背面应该给出什么样的感觉,电线是怎样出来的,等等。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有灵魂的物体,而不是一台设备。

**MM: 这款电视的名字“Serif”,指的是电视机侧面的形状看起来就像衬线体(serif)的字母“i”。你们是如何得出如此具实体感、物质化、与当今电视机有很大差别的形状?这是一项显而易见的决定,抑或是一个过程的结果?**

EB: Ronan与我反复讨论、画图,直到某一刻灵感乍现。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我们考察了与电视机相关的问题:积极的与消极的,我们与媒体的关系等等。人们往往以强迫性的方式消费电视和电子设备,如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。伴随这样的物体发生了很多复杂的问题。也许不是在你使用它的时候,但肯定是在你制作它的时候。

RB: 我们最初就有种直觉,明白不应做平面屏幕。我们觉得近来的电视——总是更薄、更平、更长——失去了它们的触感

以及和外部世界的联系。它们失去了与房子内部环境的联系,正成为沉浸于自我世界的“奇特”物体,有点像一辆有自身逻辑的小轿车。电视机似乎跌入了同一类别,扰乱了空间。而我们希望它与房子融为一体,与环境合作并融入环境,而不是成为被迫进入房子的技术设备。

EB: 对,这就是我们的点子。在工作室里,我们从底座开始设计这个物体,所以它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。我们认为重要的是,让电视能直接放在地板上或某件家具的上方。它必须能独立放置,而不是挂在墙上。Serif的“i”字形自然地在底部变成支架,在顶部变成搁架。这是对旧式电视机的一次回应,过去的它们体型庞大,常被用来放置小玩意、遥控器、花瓶等等。早期电视机的体型都颇为庞大,一般都是把它当做家庭中的一件家具来使用的。我们希望找回那种感觉。

现在,伴随技术的进步,公司有运用更小型的电子元件。人们或许认为,电视扁平化的过程将会让它消失,但这并没有发生,电视最终仍然是黑色大块头。它可能不是很厚,但它仍然很有存在感。所以我们宁愿赋予它一种美好物体的存在感,或者说是家用的感觉。也因此,我们像对待桌子、椅子、沙发或任何其他物体那样对待“Serif”。我们希望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它。

**MM: 我说的“物质化”也是这个意思。它就像一座雕塑恰好成了电视,而非它首先是一台电视。你甚至在背面加了特殊布**



7. “Serif”是一台电视，也是一件家具作品，它是一个充满情感的物体

料来隐藏线缆，让它可以全方位供人欣赏；它的功能几乎成了次要的。不同于平面屏幕的是，“Serif”是一个充满感情的物体。像 Libratone 或 Vifa 等品牌也在研究更加综合的家用技术。你们是否认为我们已经来到某个周期的末端，证明科技可以令人惊叹，而不必再大声地要求给予？换句话说，你认为这个项目只是跟像三星这样的品牌的一次性合作，抑或是设计与技术的试探性探讨？

EB：嗯，首先是你的评论的第一部分，我不认为“Serif”是一座雕塑，它是常规家庭用品。它可能给人奇特或古怪的感觉，因为它是全新的，我们想做的并不是普通支架上的屏幕。最终，让物体自行站立的意愿，衍生出这样的形状。它可能显得抽象、大块头，但它仍然是围绕其功能构建的。此外，我们不必假装拿出通用的解决方案，“Serif”有自己的风味，我们认为它适合许多家庭。

RB：关键是并没有什么神奇的配方。我确信的是，过度表达特定物体的力量，已成为某个行业或设计师的限制。技术突破的吸引力在减弱。我今年45岁，我见证了电视机在这些年里的融合。这令人印象深刻，但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前进。重要的不是物体本身，而是它所传达的东西，源自它的感觉的类型——希望我这样说不会显得太深奥。就像一个人，能通过他的存在改变房间的氛围。我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，比如曲线的感受性，能带来惊喜，给环境带来不同。因此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设计和技术的方向，但对于我们的电视，我们肯定要超越电视一贯的侵入性层面。

**MM：如你所说，“Serif”作为一台电视可能看起来很古怪，但作为一件家具却不是太过分。它似乎带着1950年代的影响力，尤其是它金属管状的底座，让人联想起 Charles & Ray Eames 的设计，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代表性物体。这是当前非常时髦的元素。那是一个明智的决定？怀旧？**

RB：我们从底座的思路着手，管状似乎是最经济、简洁、有美感的形式。如果你不想使用底座，它们也很容易保存。这个选择基于技术和媒体，多过有意识的影响。中世纪或18世纪对我的影响，比20世纪50年代要大得多。我们的最近的新地毯“Nanimarquina”，正是使用了有数千年历史的花毯（kilim）技术。

这其实跟解决既定问题及常识的技术、以及效率有关，而跟这种技术在哪个时期使用或发明无关。

**MM：你们刚才提到将“Serif”电视当作物体来处理，但它的功能涉及电子元件和用户界面。你是如何研究电视与用户的互动和关系的？**

EB：从一开始，我们在研究电视机外壳的同时，也在研究界面和内容。在我们看来，困难在于电视是空间中的永久性物体。它不具备真正的活动性，也不能随意消失。我们都曾被这些活动的图像所吸引，它拥有如此有吸引力的层面。此外，我们经常边看电视边等待节目的开始、广告的开始等等。我们为这些时间创造了一种“窗帘模式”，借助科技扭曲和模糊实时图像。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拉上窗帘的窗口：我们仍知道帘子背后是什么，但丢失了一切重要的信息。这样可以协助电视消失，或者至少隐藏在背景之中，而不是永远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
RB：我们也查看了三星的体系，以便建立优先次序。我们删除了我们认为不必要的功能，将焦点集中在电视本身：图像，还有应用程序——收入代表未来内容发展趋势的 Netflix、BBC iPlayer，以及不必额外安装任何东西就能让电视上网。我们还有集成蓝牙扬声器、图片浏览功能，还有简洁的时钟。我们试图提供强大的极简产品，注重本质。各种物体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但太多附加功能有时也会让人觉得困扰。我们不能因为



7

小工具或许在某个时间点能派上用场，就让自己生活在各种小工具的包围中。我认为这有点徒劳无益。我们一向主张简约。

**MM：你们都提到“Serif”具有强大的物理存在感，以及这将如何改变房间的感觉。你们也在设计界面时充分考虑精致简约。你们是否知道或注意到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它的形状也为节目赋予了色彩，“Serif”如其字面意义一般也成了内容的框架？**

EB：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工具。因此我们创造了“窗帘模式”：就算是可怕的图像，你也可以改变它，让它变得美丽……

**MM：那真是相当有趣。我问的是内容，而你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来隐藏它！**

EB：对，的确如此，这就跟设计汽车一样，你无须对驾驶员的愚蠢负责！（笑）。我个人没有电视，不代表我不能设计一台。研究我们认为恰当的解决方案，是很有趣的事情。我们还设计了下载电影的平台，并为图像设计边框。诚然，边框可以改变图像，让图像变得更细腻……

**MM：有趣的是，这款电视的销售渠道不是其他三星产品常用的高科技卖场，而是在 Conran 等设计与概念店。这是为什么？**

EB：三星和我们都在谨慎地小步前进。如你所说，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物体，我们希望能谨慎对待。不会有大规模的宣传推广活动。开始是保密性发布，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，然后拭目以待。

**MM：两位都非常忙碌。在这台电视发布的同时，你们在巴黎杜乐丽花园中央，推出了为 Emerige 公司设计的一个亭子。在移交巴黎市之前，它将会在这里待上几个月。你们还刚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博物馆开了一个展览。能否多谈谈这些？**

RB：我也很想成为建筑师，但我不具备所需的技能。那是另一种运用空间的方法。为杜乐丽做的这个项目，也就是我们现

在置身的地方，更接近于产品的形状，它是小小的亭子，20平方米左右。它本来是一间办公室，还将会成为别的东西（我们也不知道会是什么），所以它要够简单，容易从吊车转移到卡车，一旦就位还要容易根据不同功能作调整。这个空间既可以通过玻璃窗向外界开放，也很容易通过遮挡窗户变成掩体之类的东西。我们像对待物体一样对待这座建筑，正如我们一贯的做法！

**MM：为特拉维夫博物馆做的“17 screens”是什么样的？这个在艺术馆举行的展览，是怎样融入你们其他工作实践的？**

EB：我们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。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三星就是大品牌。有时我们研究小型的、手工制作的产品，又比如我们现在坐在当中的，是某种近似于建筑的东西。我们设计的物体从几毫米大小到大型架构都有，后者如我们为凡尔赛宫做的吊灯——那是凡尔赛宫永久收藏的第一件当代作品。

RB：在我们眼中，没有什么等级之分。无论廉价的椅子，抑或昂贵的吊灯，都是我们喜欢的一切。保持眼界开阔是很重要的。特拉维夫博物馆开放之初邀请我们展示作品，但我们不想再做回顾展，我们早就做过很多展品，都感到厌倦了。话虽如此……我们其实是相当容易受影响的，在第25次接到请求之后，我们终于点了头，但提出条件：必须要做新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做了些研究，有点像我们刚发现这个行业，处于职业生涯最初阶段的时候。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要做成系列或真实物件的任务简报或要求。我们从某种感觉、某种触觉出发，并试图忘记其余的东西。

**MM：Erwan，你反对将“Serif”电视或你的其他造物叫作雕塑。这个标签让你觉得困扰。你现在在一家当代艺术馆中央，按照代表艺术装置的布局，展示无明显功能的隔板。**

EB：嗯，我们在展示隔板，在我看来……它是建筑。木、陶瓷、玻璃，以及编织物……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结构。本次展览是一种塑造空间的方法。它也颇具图片性，但的确拥有一个功能。它就是空间。

**MM：那么它不是艺术？**

EB & RB：不！它不是艺术。当然不是。毫无疑问，我们一定有机会再次讨论这个……

MM= Maïa Morgensztern EB= Erwan Bouroullec RB= Ronan Bouroullec